

我买的第一套《辞海》

◎ 马蒋荣

藏了这有 28 本分册的“修订稿”版《辞海》，全部都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

大约 1966 年的某一天，在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一的邻居陈永生在弄堂口看一本“供内部修改使用”的“试排本”《辞海》。当时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翻看了一下，发现这本书里列出的条目极为丰富，里面的知识比我看过的《十万个为什么》详尽太多！而陈大哥告诉我，这只是《辞海》中的一册！我听后目瞪口呆，顿时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从那天起，15 岁的我知道了我们国家居然有《辞海》这样完美的“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的百科全书！当时，我真的好想要这套书，可是在那时，只能是异想天开了！

1976 年 3 月 6 日中午，闵行区新华书店

到我工作的吴泾化工厂一食堂设摊卖书，我一下子就选中了位于书摊最角落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的《辞海》（修订稿）“生物分册”，虽然 2.75 元的价格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毕竟我每月的工资只有 36 元，但这书是我从儿时起一直在寻寻觅觅的梦想，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决定买下。

我正准备付钱，营业员却告诉我：此书属于“内部发行”，需要先登记才能购买，而且今天卖的“生物分册”是整套二十多册《辞海》中的第一册，其他分册可能要一年左右时间才能发行上市。他们书店以后有了其他新出版的分册，会发通知给我，我可以凭通知去店里付钱购买。就这样，在买下第一本《生物分册》后，我用了整整四年半多才买齐这套《辞海》，记得最后一本《军事分册》是在 1980 年 10 月 28 日买到的，价格是 0.89 元。

这套《辞海》中价格最高的分册是 5.55 元的精装版《语词分册》（上），价格最低的分

册是 0.49 元的《文化体育分册》。1978 年 9 月前出版的 14 本分册扉页中没有标出“印数”，1978 年 10 月出版的《历史分册》（世界史、考古学）和之后 13 本分册的扉页才开始出现了“印数”，大部分印数为 103000 册，其中《文学分册》印数最多，达 202000 册，而《军事分册》印数最少，仅 73500 册。封面装帧除了《语词分册》（上、下册）是精装本外，其他都是平装本，但平装本中有一本 1978 年 10 月出版的《理科分册》（下册）用了有条纹的深灰色封面，与其他 27 本的浅灰色封面不同。

这套占了我家书柜大半格、灰不溜秋的 28 册《辞海》（修订稿），外观、纸张、印刷质量和内在条目的翔实程度根本无法和我以后购买的其他版本《辞海》相比，但我实在舍不得处理掉它们，而作为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收藏品收藏了。因为我非常感谢这套《辞海》，毕竟它伴我走过了最渴望知识的青春岁月。

中秋节起源于上古时代，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以后。据说中秋节是上古天象崇拜——敬月习俗的遗迹。至于月饼在古时也称“小饼”和“月团”，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有诗句“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馅”赞美月饼，从中可知宋时的月饼已内有酥油和糖馅了。经过元明两代，中秋节吃月饼、馈赠月饼风俗日盛，且月饼有了“团圆”的象征意义。中秋节也成为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节日的特色是吃月饼和提灯笼。

如今每当到了月饼飘香时节，上海大街小巷食品店，超市随处都可以买到月饼。然而，五十多年前，月饼还是一种需要凭“月饼券”购买的“奢侈”糕点。在我的收藏册中，就有几枚上世纪 60 年代的“月饼券”，是二十多年前在上海云洲古玩城收藏品市场地摊上觅得的。

那是一个夏日的周末，我早上七点半就匆匆出门，乘轨道交通从浦东赶到云洲古玩城时，市场里已有许多人在“寻宝”了。我寻寻觅觅买了几件藏品后在一个地摊上翻阅摊主的收藏本，突然见到两枚上海“月饼券”：

一枚是上海 1961 年“月饼券”（图 2），票幅很小，约 2 厘米见方，纸张薄而粗糙，四

“月饼券”里有乾坤

◎ 胡中南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周是蓝色花纹，中间有红色的“月饼券”和“使用期限到 1961 年 9 月 24 日止”等字样。右下边角有缺损，可能已被使用过。

另一枚是 1962 年上海“月饼券”的样张（图 1），竖版长方形，宽约 2.2 厘米，高约 3.7 厘米，分上下二枚，上枚圆形，下枚椭圆形，两枚四周都是棕色花纹边框，“上海市”和“1962”为棕色，“月饼券”和“九月一日至十三日有效”为红色，“样张”两字为黑色。

这是我开始收藏票证后第一次见到“月饼券”，在辨认真伪后果断买下。之后，我又收集到 1963 年苏州市商业局发的“月饼券”（图 3）、1958 年天津市的“月饼券”等票证。

记得那时每户发一张“月饼券”，凭“月饼券”到食品店可购买四只月饼，我家有 6 个人，每人只能分到半块月饼。月饼分为广式和苏式二种，广式月饼价格较高，苏式月饼相对便宜，一毛多钱一只。在那些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小孩平时很难能吃到这种可口的点心，所以每当看到月饼，连包装纸上的饼屑也会舔光。上世纪 70 年代后，购买月饼需要使用粮票，会挤占主食的购买份额，人们也不会多买这种“奢侈”糕点，到了中秋节

能每人吃上一只也就满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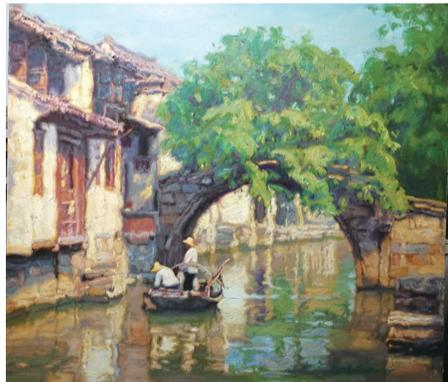
改革开放后，月饼不再凭票供应，随时可以买到。每逢中秋节，一些著名的月饼品牌如杏花楼、冠生园、功德林、利男居等月饼供不应求，厂商为了减轻人们集中购买带来的压力，开始发售“月饼预约券”，约定交货日期，人们凭“月饼预约券”去指定门店领取月饼。

十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上海云洲古玩城收藏品市场五楼包房玻璃柜里看到五大张（每张有三枚）塑封好的“2003 年杏花楼月饼预约券”，另一套“新雅月饼预约券”有 6 枚（图 4），都是票样，印制讲究，用纸高档，大小如百元人民币，印有上海名胜、东方明珠、中外风光等精美图案，以及月饼品种和价格。经过议价，这些“预约券”都被我买下。

同样是“月饼券”，前后两种的性质完全不同。前一种是物质匮乏年代，为了控制消费规模而发行的“无价票据”，后者则是取货凭证，是“现金价值”。从小小的“月饼券”里可以看到人们生活状态的变迁，以及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

周庄，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能被国内外游客所知，著名画家陈逸飞功不可没。1985 年，美国石油大亨阿曼德·哈默博士访华时，曾将陈逸飞的作品《家乡的回忆·双桥》作为礼物送给邓小平，画面中的双桥就是周庄的一景。

同一系列作品《水乡周庄》，我的朋友从陈逸飞本人手中获得后，便悉心呵护，珍藏数十载，纵斯人已溘然长辞，亦未曾轻易外流于世。作品的画面上，色彩、线条、笔触、光影、明暗，以至于形式、构成，处处传递出透析着他娴熟的造型手段，且都与他的个性和感情息息相关，西方的绘画技法，在他的笔下将美景刻画得近乎完美。无论拱形的石桥，河堤旁的绿树，波光粼粼的水纹，还是河面上渔船，在艺术家传神画笔下有序地铺开开来。周庄系列水乡题材的诞生，是陈逸飞的创作由之前传统的现实主义，逐步转向融入个人诗情情怀浪漫写现实主义的标志，以至于余秋雨在陈逸飞的墓碑上写道：“他曾以中国的美丽，感动世界。”



水乡周庄

◎ 王蓓华

高士抚琴，麒麟送子

◎ 刘国斌

前启后的作用。

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时期，官窑衰落，以往古玩界往往会把明末的精品瓷器断代为清代康熙朝的产品。事实上，原本在官窑的工匠都流向了民窑，他们完成了从明末到清初瓷器发展的转变，此时绝大部分的瓷器都不署款，以至于生产出来的瓷器让后人在断代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冯先铭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一件崇祯十二年款识的净水碗，其色调和所绘的蕉叶确实已经很接近康熙时期的风格了。

如图为明崇祯青花双面纹饰鼓式粉盒，直径 8 厘米，合盖后高 3.5 厘米，上下两层的腰部均饰有鼓钉，胎质滋润，洁白细腻。青花线条勾勒娴熟清晰，色调明雅雅致，此盒创意独特，双面画工，盒盖和盒身以子母口扣合，盒盖上部和底部边沿一圈均凸起，这其实也是异于清代瓷盒的一个特点。

崇祯瓷器纹饰题材以人物故事为主，风格已从明代的泼辣写意转向细腻写实的新时

尚。粉盒上面绘有高士图，庭院中，栏杆边，一穿着明代服饰的高士正弹奏古琴，一书童端着执壶而来，面带微笑似乎正和主人说着什么。

2019 年 9 月，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了“江山如画——12-20 世纪中国山水画艺术展”，展出来自全国 12 家收藏单位的宋、元、明、清至近现代的中国山水精品 93 件。而其中八大山人朱耷清冷孤绝风格相对应的就是同为明末清初的画家萧云从的《松风古琴图》，山间高士松下抚琴，童子烹茶。仔细看，溪流边还有一位小童正在欣赏琴声泉鸣，手里还抱着一只仙鹤。也许“高士抚琴，童子烹茶”是明末清初那个时代绘画的流行题材。

此粉盒盒底的图案是麒麟送子图，麒麟抬头张口，眼似铜铃，尾巴扬起恰似一把蒲扇，十分精神。童子稳坐在麒麟身上，神态喜悦。

麒麟为传说中的瑞兽，和龙、凤、龟一起被称为“四灵”，象征吉祥和瑞。民间也相传积德人家，求拜麒麟可生育得子。晋王嘉《拾遗



记》中描述，孔子诞生之前，有麒麟吐玉书于其家院，这个典故似乎是“麒麟送子”的源头。

关于此件瓷器是粉盒还是印盒？从器型上来看，似乎难以定夺，但笔者认为既然有“麒麟送子”纹饰，应该是闺房里用的粉盒。

此瓷盒的断代也曾经引起一番专家论证，沈胜利先生认定这是明末崇祯的，也有专家认为是清代康熙的，而问题的症结最后集中在“麒麟送子”图案上，一般认为这是流行于清朝的瓷器纹饰，明代是否有出现在瓷器上是个关键节点。而天津博物馆藏“明龙泉窑青釉印花麒麟送子图方筒瓶”，刚好为解答以上问题提供了佐证。为此，我们认定此瓷盒为明代崇祯朝的。



明代晚期，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御窑厂停产之后，景德镇民间窑窑依然活跃，这是因为社会各界以至于欧洲和日本等国，对于瓷器依然有着刚性的需求。御窑厂的停产，反而给了民间窑窑一个发展的良机，这也就是在古陶瓷界所谓的明代晚期瓷器的“回光返照”，对于清三代瓷器的辉煌发展起到了承